

厂大办公室

桌上电话铃声响。

罗玉磊抓起电话：“什么？装配线又卡壳了……好！我马上来。”

装配线前

赵瑜令、金峰、范婷婷和工人们正在抢修，罗玉磊大步走过来，
“老赵，怎么样？”

赵瑜令叹了一口气：“问题太多，修好了这里又卡了那里！”

金峰：“老罗，看来再不发动总攻，咱们还是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罗玉磊咬咬牙，拉起赵瑜令：“走！”

赵瑜令惑然地：“上哪？”

罗玉磊：“走就是了！”

小车内

罗玉磊、赵瑜令坐在后排，小声交谈。

罗玉磊：“老赵，咱们下决心更换装备线！”

赵瑜令：“图纸设计都论证了，可哪来的时间呢？咱们发动机厂装配线一停，每天就少400台东风车，1千几百万元啦！”

罗玉磊：“我考虑过了，眼下，总厂准备在高温期间检修各厂设

备，停下全厂生产，咱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换掉旧装配线，装上新的从根本上打翻身仗！”

赵瑜令精神为之一振：“这真是个好主意！”

罗玉磊：“咱们向施厂长请战。”

赵瑜令：“这真叫背水一战！”

罗玉磊：“好在打这样的仗咱们不是头一次。”

赵瑜令笑着点头……

总厂厂长办公室

施雨猛地转身，惊异地：“你们想利用总厂高温检修设备的时间改装流水线？！”

赵瑜令：“除此没有其它办法！”

罗玉磊：“我们是特来请求总厂领导批准我们的施工方案的！”

丁书记担心地：“总厂高温检修只有8天，你们在这里天里撤掉旧设备，换上新设备，这可是一场大战，攻坚战呀，时间够吗？”

赵瑜令：“我们发动全厂党团员拼全力也要在8天内完成改装任务！”

施雨：“玉磊、瑜令，总厂第九天就要全线开工，这就是说，你们必须于第九天在新装配线上装出合格的发动机。否则，你们就将拖总厂的后腿，这个后果你们考虑到没有？”

罗玉磊点头：“施厂长，我们就是玩命，也要在第九天装出合格的发动机！”

丁书记：“二汽无戏言呀！”

赵瑜令：“施厂长、丁书记，我们的行动确实有些冒险！但四平八稳地干，发动机厂何日才能跳出苦海！”

施雨：“你们敢立军令状？！”

赵瑜令、罗玉磊：“敢！”

施雨和丁书记交换了眼神，最后下定决心：“好！就这么定了！”

会议室

横幅：发动机厂改装流水线党员动员誓师大会

赵瑜令面对全厂党员，慷慨激昂地：“我和老罗在总厂领导面前立了军令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厂党委号召，从党委书记到每一个党员都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投入改装流水线的战斗！同志们，发动机厂能否腾飞，关键在此一举！此时不拼、不搏，更待何时……？”

发动机厂播音室

赵瑜令面对麦克风，话语坚定：“工人同志们，时间只有8天，8天之内必须把装配线改装完毕，拖一天不行，拖半天也不行，必须在8天内完成……”

工厂大门

工人们涌进，纷纷驻足，倾听赵瑜令的广播：“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泰山压顶呀！可我们发动机厂的工人向来是打硬仗的，厂党委相信大家一定能打胜这一仗！”

工人们几乎是跑步进了各个车间……

郭有福、汪小满、夏洪波、徐蛋、范婷婷、秦福这些观众熟悉的面孔全在工人中间……

夏洪波家

夏洪波带上洗刷牙具就要出门，夏妻拉住他：“8天不回家？”

夏洪波：“赵书记和厂领导都住进装配车间啦！”

夏妻：“那你就别回来！”

徐蛋家门外

徐蛋妻抱着孩子送丈夫出门：“他爸，赵书记咋干你咋干，别落后！后！啊？”

徐蛋：“看你说的！只要跟着赵书记干，就不会丢人！”

徐妻一脸笑……

汪小满家

桌上放着汪大山遗相……

汪小满站立相前，严肃地：“爸，您生前日夜想改装流水线，明天，战斗就要打响了！我一定跟着赵书记拼，决不当兵种！爸，您放心吧！”

公园一角

郭有亮和女友情语依依。

女友：“咱们才认识5个月，你就要8天不打照面？”

郭有亮：“荷，不就8天吗！”

女友：“就你说得轻巧，现在这节骨眼上天天胜黄金……

郭有亮：“你也是二汽人的后代，未必不知道改装装配线对发动机厂的作用？再说，赵书记反复动员，咱能不冲锋？”

女友：“你们的赵书记有那大的号召力？”

郭有亮：“他不是一呼百应、千应，而是5千职工全响应！”

女友：“现在这年头，还有这样有威信的党委书记？我不信！”

郭有亮：“你总有一天会信！因为我信！”

女友含情地莞尔一笑……

日历特写，8月 日

装配车间

热火朝天，一片沸腾……

温度表，38℃

领导和工人们汗水淋淋……

罗玉磊和汪小满等人抬槽钢，哼哼嗨嗨……

金峰和范婷婷、秦福等人抬底座，哼哼喝喝……

兰天舒和夏洪波等人搬铁架，呼呼啦啦……

赵瑜令和徐蛋等人背角铁，号子震响……

日历特写，8月 日 温度表39℃

罗玉磊和工人们奋搏不停……

劳动场面十分壮烈……

抬的、扛的、背的……

钢铁在人们的肩上、背上流动……

赵瑜令低头抬着一截钢架，躬着脊背，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着，

汗水湿透了全身……

日历特写，8月 日 温度表38℃

劳动场面如火如荼

罗玉磊的手上包上了绷带……

金峰的腰上托上了宽皮带……

夏洪波的身上擦上了红药水……

赵瑜令扶着墙猛咳，不时吐出血水……

抬着钢架的兰天舒看到了他……

日历特写 8月 日 温度表 39℃

夜。通明的灯火，整个车间蒙有一片蒸气……

人们光着膀子抬着各种钢件，劳动号子震动房梁……

赵瑜令放下钢件，艰难地挪到墙角，张口大吐，脸色苍白……

略停，他擦擦汗，又参加到劳动行列……

远处的兰天舒又看到了他……

日历特写 8月 日 温度表 39℃

清晨，车间里的工人们疲惫不堪，可依然在背，在扛、在抬。

赵瑜令虚汗直流，靠在墙上，双手按着太阳穴，忍不住，又一口血块吐出。

兰天舒走过来：“老赵，你怎么了？”

赵瑜令强作笑颜，“有点累……”

兰天舒一看地上的血块，惊叫，“老赵，你吐血了？！”

赵瑜令一把拉住他，严肃地，“你喊什么？”

兰天舒把毛巾递给他，“老赵，你不能再干了！”

赵瑜令喘着说：“工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你和老罗、老金不都在干么？”

兰天舒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老赵，你五天五夜没休息了呀……”

赵瑜令摇摇头笑笑，望着远处抬着钢件喊着号子的工人们，长叹一口气说：“八十年代了，我们的工人还这样苦干，能怪他们说苦海无边吗？”

兰天舒劝道：“老赵，你的意思我懂，你看，干部、党员不都在干么。你该去歇歇了。”

赵瑜令摆摆手：“老兄，不要劝我，不要乱说。就是苦海无边我们也要跳下去！不要再说了。”

兰天舒：“不！你必须住院！”

赵瑜令：“住院？这个节骨眼上党委书记住院，意味着什么？8天！老兰，只8天啦！人心一浮动，能完成任务……”

兰天舒执拗地：“那你也必须回家休息！”

赵瑜令：“老兰，咱俩共事也不是一天二天，你还摸不住我的脾气？全厂都在战高温，我在家睡得住？5千工人会怎么想？”

兰天舒央求地：“嗨呀！怎么想！怎么想，你都吐血了呀……我求求你……”

赵瑜令：“还只三天了，我向你保证，忙完了这就会找医生看

行破？”

兰天舒低下头，望着血块，泪眼模糊……

赵瑜令一脚踩在血块上……

日历特写叠印

8月 日 换 8月 日 温度表 38℃

劳动场面……

劳动号子……

厂领导负责的情景……

赵瑜令一步一喘的身影……

8月 日（第8天） 温度表 38℃

夜。工人们不少坐在了地上，一个个笑咪咪地望着新装好的流水线。

扶着机床猛喘的赵瑜令和郭有亮还在搬最后几个物件……

赵瑜令一阵昏眩，倒在了地上……

郭有亮大叫：“赵书记……赵师付……”

众人闻声，飞奔而来……

赵瑜令张开眼，可嘴角却溢出了血……

他刚想用手去擦……

罗玉磊一把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去一摸，大惊失色：“血？你……你吐血了！”

兰天舒，“老赵……老赵吐了好几天血了……”

罗玉磊，“你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兰天舒无声地低下头……

赵瑜令吃力地，“别怪他。是我叫他不要讲的……”

罗玉磊依旧大怒，“不出声！不出声！累成这样不出声……”

金峰着急地，“老赵呀，你没权利这样糟踏自己呀……”

罗玉磊，“马上送医院！”

赵瑜令，“老罗，别忙……我想看看试机……”

罗玉磊，“不行！来人，抬他走！”

郭有亮、徐蛋、秦福、夏洪波、汪小满、范婷婷等人涌上来……

赵瑜令，“老罗，你应该放心地……让我走呀……”

张全保走过来，“罗厂长，试机吧！让瑜令放心走好……”

罗玉磊泪水满脸，呆了一会，猛地扬手，“试机！”

电钮由金峰按动，流水线欢快地运转……

工人们含泪操作……

赵瑜令由工人们扶起来，含笑地望着全新的流水线，轻轻地，“老罗，快向总厂党委报告，发动机厂改装流水线，一次……成功！”

罗玉磊点点头，泪水直掉……

工人们扶 着赵瑜令往外走……

赵瑜令一步一回头……

厂长室

罗玉磊沉痛地拿起了电话，“请接总厂施厂长……”

总厂长室

施雨心事沉沉地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良久没有动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湖北肿瘤医院大门

汽车开来停下。

兰天舒、郭有亮、范婷婷扶着赵瑜令下了车，一步步移向大门……

医生办公室

医生拿着化验结果，痛心地说，“晚了……晚了……”

兰天舒心急火焚地说，“医生……赵书记得的什么病？”

医生，“鼻咽肿瘤……晚期……”

兰天舒哭调，“医生……不会吧……医生，再检查一下……”

医生，“请相信我们……晚了……”

兰天舒、范婷婷、郭有亮全惊呆了！

医院病床上

赵瑜令精神尚可，坐着和兰天舒谈话。

赵瑜令：“我究竟得了什么病？”

兰天舒语塞地：“……还没确诊，大概是累的……”

赵瑜令淡淡一笑：“别瞒我，你的眼睛把我的病况告诉了我……
癌症？！”

兰天舒无法回话，埋下了头……

范婷婷抽泣起来……

郭有亮咬着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

赵瑜令：“看你们怎么搞的！即使是癌症，也没什么可怕的，还可治么？”

兰天舒抬头：“对！老赵，会治好的……癌症不一定是治不治之症。”

赵瑜令：“就是，万一治不好……也没什么……人嘛，总会走这条路……只不过迟早……”

兰天舒泪水直涌：“老赵……求你别说了……”

总厂厂长室

施雨焦急地来回走着，丁书记、罗玉磊的目光随着他的走动而移

动……。

施雨猛地停步，“罗玉磊，我怪你！我怪你！赵瑜令早就吐血了，为什么不报告！”

罗玉磊痛心疾首地，“怪我、怪我，没有照顾好老赵……”

丁书记，“发动机厂眼下多么需要赵瑜令呀，他这一倒，唉……”

施雨仰首望天，“怪谁呢，怪我呀……上次检查身体就发现他鼻咽里有异物，我为什么就没有硬性叫他去治疗哩！我……我……啦，我呀……”

罗玉磊，“老兰从武汉打电话来说，老赵病情发展很快……现在他痛得睡不着觉，茶饭难进……”

施雨猛地转身，“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赵瑜令！我就不信战胜不了癌症！我就不信老天这么无情！我就不信……！我就不信……”

丁书记，“玉磊，你马上赶去武汉，看医院需要我们做些什么配合。老施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赵瑜令，把这个意思告诉院方。”

罗玉磊，“我今晚就动身！”

夜，公路

吉普车急驶……

车内坐着罗玉磊，老贾。

罗玉磊，“都怪我……都怪我……老贾……都怪我……”

老贾：“老罗，怪你啥……怪我……我对他的饮食太疏忽了……
说着泪水顺流而下……

司机加速，车子风驰电掣般地飞奔……

医院病床边

赵瑜令已明显^病弱，说话吃力……

罗玉磊，老贾各抓住他的一只手，相顾无言，唯有泪水默流……

赵瑜令：“老罗……别难过，这……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罗玉磊：“你不该瞒着我……你不该……”

赵瑜令：“自从检查出鼻里有异物后……我就经常头昏头痛……
后来吐血……我就知道我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只有抓紧时间干”

老贾：“你……你就没想想我……红梅，善卿……”

赵瑜令望着爱妻：“……我对不起你们母子……让你们和我……
在苦海里泡……”

老贾悲哭……

赵瑜令：“我估计暂时还不会……见毛主席。你们都回厂……
就留老贾在这里……工厂需要你们，我不能拖累大家……”

罗玉磊：“老赵，施厂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治你的病，你要坚强，
要有信心！”

赵瑜令笑着点头：“我……我不会轻易向癌症低头的……”

院长办公室

罗玉磊急切地对院长：“院长，赵瑜令是位好书记，我们二汽，发动机厂不能没有他，望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他！我代表5千职工求你们了。”

院长：“罗厂长放心，只需有一线希望，我们绝对会百分之百的努力。”

罗玉磊双手抓住院长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招待所客房内

罗玉磊，兰天舒，范婷婷，郭有亮一片低沉。

郭有亮打破了沉默。“罗厂长，你们回去，我留下，我身体好。”

罗玉磊点点头。“我们不回去，只会让老赵心烦意乱，我们走后，小郭，你可要尽心尽力，不能有丝毫马虎，要是出了差错，我拿你是问！”

郭有亮：“你放心，我保证不出一丁点差错！”

酒馆内

秦福和工人们闷坐不语，酒杯就在手边，谁也不喝。

秦福：“喂，武汉有什么消息？”

徐蛋：“听说，赵书记头痛欲裂，手都把墙抓出了裂缝……”

秦福一掌打在桌上。“我操癌症祖宗……”

汪小满，“我们又不能去看看赵书记，路太远……”

夏洪波，“听说，赵书记不让人去看，还叫兰天舒他们回来，听说，他们明天早上到。”

秦福，“不行！我们得推举代表去看赵书记，不看……这心里象刀割……”

汪小满，“我看，能否让张师付去……他最合适。”

秦福，“对，叫张师付去！”

工人甲，“我昨天看电视，长春市生产的一种抗癌药对赵书记的病症！”

秦福一把抓住他，“真的？”

工人乙，“真的，我也看了广告！”

秦福大喜，“好！明天罗厂长回来，赶快向他报告！”

工厂大门

吉普车开来停下，工人们围上来。

罗玉磊刚走下车，工人们就围住了他。

徐蛋，“罗厂长，赵书记情况怎么样？”

罗玉磊摇摇头，“不见好转！”

汪小满，“罗厂长，要想法子呀！”

罗玉磊，“要不惜一切代价……”

秦福挤过来，“罗厂长，电视广告播了长春有治赵书记病的药，快去搞！”

罗玉磊，“长春？！”

厂长室

罗玉磊双手抓住电话，“喂，是钟副市长吗？我是罗玉磊呀！…老同学无事不找你……喂，听说，你们长春生产一种治鼻咽癌的新药……啊……好，好……”

良久无声……

兰天舒、金峰、范婷婷等人屏神静气……

兰天舒，“怎么不说话了？”

罗玉磊，“他打电话到药厂问去了，叫我别放电话！”

厂长室外

工人们三三两两站在走廊里，焦急不安……

不时有人贴着厂长室听里面动静……

室内

罗玉磊握着电话，喜出望外，“我，有这种药，好！我马上派人来！”